

蛾

術

編

蛾術編卷三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字十九

爾雅不可駁

或疑爾雅雖古亦多不足深據者如釋詁台朕賚畀卜陽子也台朕陽謂予我之子賚畀卜爲賜予之子似誤合爲一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案說文口部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卽語助辭然則當云孔魄延虛無閒也哉言之閒也方是

豫射厭也郭注云豫未詳蓋豫乃厭足飽飲之厭射爲厭倦厭憎之厭此亦誤合而一之釋詁如此其他可知愚謂或說非是古人之字輒有相反爲訓者如亂爲治故爲今徂爲存是也反義且可訓況異義而同字者乎自當并爲一訓若分異之而兩言予也一言閒一言言之閒則重累矣人飢則思食飽則厭憎厭從甘从狀甘犬肉而飽也故爲厭足借爲厭憎實一義也爾雅與說文皆斯文之幸存者不可駁也

鶴壽案此駁戴東原答江慎修書中語也今案

爾雅于六書爲轉注故每一字輒轉訓釋如釋詁云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錄於也三句之中皆有粵于爰三字又云鼓郤盍翁仇偶妃匹會合也仇讐敵妃知儀匹也妃合會對也妃媿也四句之中皆有妃

字二句之中皆有仇妃匹字皆有妃會合字此所謂轉訓釋也蓋一字有數義既釋一義于前復釋一義于後如台朕既與印吾同訓我也于前復與卜陽同訓也于後哉字既與倣落權與同訓始也于前復與孔魄也于後虛無同訓明也于後豫字既與怡擇悅欣同訓樂也于前復與射同訓厭也于後各為一義也然亦有其義大同而亦分訓之者如云肅延誘薦駿晉寅蓋進也羞幾進也此其為義無甚大異非同平均夷弟之訓易其義為易直矢池之訓易其義為相延易也乃猶不并為一訓且釋詁人云希寡鮮罕也鮮寡也巳全見上句而復復出之然則作爾雅者固不憚重累矣乃于台朕賚界卜陽諸條獨并為一訓此東原先生所以致疑耳

鬱陶

爾雅鬱陶本作喜解偽孔采入尚書傳訓為憂閭百詩已詳辨之他如嵇叔夜難自然好學論云處在閭室觀

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
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鬱陶非作喜用而何至有借作蘊
隆蟲蟲一類字用者虞摯思游賦尋凱風而南暨兮謝
太陽于炎離戚滯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夏戾湛
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蓋喜近燠憂近
寒亦洪範之理也鶴壽案爾雅釋詁云鬱陶絲喜也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
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絲也古今字耳疏云鬱陶者
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生在牀
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又引檀弓鄭注云
陶鬱陶也閻百詩謂此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
曰惟茲巨庶汝其于治孟子已明下注脚曰象喜亦
喜今案陶又音搖詩云君子陶陶毛傳云陶陶和樂兒

偃蹇潦倒

今人每以不遇爲偃蹇爲潦倒離騷坐瑤臺之偃蹇西
都賦遂偃蹇而上躋注俱云高兒離騷何瓊佩之偃蹇
注云衆盛兒北史崔瞻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
蘊藉者爲潦倒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知我潦
倒麤疏不切事情皆非不遇之意

人物

凡人之生或稱人才或稱人物或稱人丁人口至趙宋
于散文中儘可單稱人者必配以物而稱人物朱子中
庸注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

之德所謂性也萬物已自夾雜物字此言健順五常明
係專指人言決不兼及禽獸而邵說人物孟子注云人
物之生吉凶既福皆天所命此人物二字亦斷無禽獸
在內今天下省府州縣志皆有人物一門稽諸元和郡
縣志竝無此言至樂史太平寰宇記便有人物一目若
范成大吳郡志楊潛雲閒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徐碩
至元嘉禾志亦皆有嘗攷望雲物物指雲氣大學格物
鄭指善物惡物謂世祥中庸其爲物不貳物指天地大
雅有物有則物指事若言人而綴以物如後漢仲長統
傳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魏志李

通傳注引王隱晉書通孫秉荅司馬文王問稱昔侍坐先帝嘗言阮籍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此卻無妨若朱子中庸注化生萬物當改生人人物之生當改人生

孟子亦然方妥

鶴壽案朱子孟子注又云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

爲形此二語亦未妥所謂理者仁義禮智信也此惟人獨得之禽獸之所以知覺運動者特其氣耳豈有理在真中彼羔羊跪乳鳥鳥反哺似近乎理此不過因天地之氣充塞兩閒而理卽與物類偶隔其些微耳卽以氣論亦是人得其清明者物得其重濁者然則當云物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人獨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方妥至于人物志之自由來已久新唐書李守素傳云守素九工譜學當時號爲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世南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曰李守素以善談人物乃得此名然非雅目空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籍梁代目爲五經笥今目倉曹爲人

物志可矣據此似唐以前已有此目

工夫

古人積功累行以爲一事皆據其事言之至趙宋人變言工夫其文義不可得知唐以前人所未有朱子論語注云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大學注云細論條目工夫今采茶者不用日曬于懷中熨乾名工夫茶

小篆有腳

元吾衍學古編云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腳豈不美哉腳不過三有無可柰何者當以正腳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腳可也有下無腳字如生白土等卻以上枝爲出

如艸木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分隸行

八分書與隸書皆起于秦唐張懷瓘書斷云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八分程邈繫雲陽獄中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王用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其八分之義則蔡文姬述其父中郎語云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六分故爲八分自魏晉六朝以下隸書盛而篆書衰絕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曰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就字統錄篆文作四十卷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書始定矣宋趙明誠金

石錄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王應麟玉海云唐以前皆謂楷爲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書也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凡漢石刻皆目爲漢隸洪适隸釋因之沿謫至今

水經注云王次仲上谷人少有異志

變倉頡舊文爲今隸書秦始皇以次仲文簡便于事要奇而召之此亦以隸書爲次仲所作與懷瓘之說不同水經注又言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時已有八分書隸書又有行書于隸書中略爲

變動作牽連之勢晉謝安傳總角善行書此分變爲隸

隸變爲行也

鶴壽案行書卽草書趙壹謂草書起秦之末褚少孫補史記三王世家云取其封策

書編列其事而傳之至其次敘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真草詔書編于左方真卽隸書草卽行書也據此則漢武帝時已用行書矣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此

說非是史游在元帝時其所作急就章但解散隸體爲行書耳顧亭林曰魏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帝器之令廙通草書晉却鑿傳帝以鑿有器望萬幾動靜脈問之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于章奏者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永初宋武帝年號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于檄則理容概施于章奏蓋小學家流日趨簡便大篆變小篆小篆變隸書比其久也復以隸書爲繁則章奏移文悉以章草從事此亦自然之勢雖曰草而隸筆仍在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有典型逮張旭懷素輩出而此法掃地矣

曰曰

釋文于日月之日輒音人一反真書曰曰二字相似上畫滿爲日上畫不滿象氣出口爲曰故音以別之今俗無滿不滿之分乃以狹長爲日濶扁爲曰其謬至此

孝經

開宗明義章釋文云以乙在口上乙象
气人將發語口上有气故曰字缺上也

類篇集韻

司馬光類篇收字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凡重文皆在
此數之內而重音則不在此數故有許多字雖謬誤猶
未甚荒唐若嘉定章黼道常韻學集成收至四萬字而
重文不與焉則鄙俚之至矣魏叔子爲人作字書敘竟
謂天下字有十餘萬畢生識之不能盡吾不知之矣集
韻收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于廣韻之外增二萬七
千三百三十一蓋連重音皆數之

鶴壽案類篇四十五
卷就集韻所收之字

分爲五百四十三部而補其所未備集韻十卷宋仁宗
景祐四年丁度李淑奉詔撰至英宗治平四年司馬光

修成奏上刪去廣韻陳彭年注之冗繁類爲簡要
但連重音之互注而亦刪之則兩收之字不明矣

論反切所自始

顏之推家訓音辭篇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
固當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其
較明也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攷名物之同異不
顯聲讀之是非也鄭康成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
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
語與今殊別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
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

高誘有急氣緩氣當卽急言
徐言又有閉口籠口之法晉

灼漢書音亦
云內言外言

孫叔然勸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至于魏世此事盛行愚謂顏氏此說謂反切始孫炎叔然乃家訓音辭篇文又云鄭康成之前全不解反語則似反語始康成叔然本康成門人意其得之于師也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先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今竝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于茲遂生輕重譌謬矣張意亦以反切始叔然但康成微啓其端說與顏

氏同然子謂爾雅有大祭爲禘不律爲筆飭甌爲甌發
婦之笱爲留佳鳩舍人云佳一名夫不不當音丕是
爾雅已有反切鄭康成注周禮玉人終葵爲推注士喪
禮全菹爲芋是康成亦有反切矣但未著成一書耳趙
宋魏了翁經史雜鈔乃云字書之始作有其字而無音
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
是後漢時無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甯
成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滅否之否并卦音
舉上之上大過音相過之過雖以如近言之然已指名
爲音矣是音字起于晉魏閉也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

切陸氏經典釋文孫愜唐韻則反切詳矣此以反切始

沈約殆失攷耳

鶴壽紫反切之法自古有之虞書曰元首叢勝哉股肱情哉叢勝為情非反切

而何莊三十年左氏傳楚人謂虎於菟於菟之反切為

虎古音同存一部內也隔五年公羊傳公曷為遠而觀

魚登來之也何休口登讀言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

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今

案登來之反切為堆堆之入聲為得古無四聲之分則

登來之反切即為得也倉頡訓詁反稗為適賣反娃為

於乖當亦依古為之至漢末孫叔然作爾雅音義翻語

始有成書如爾雅釋詁篇釋文引孫炎云胎大才反荊

都耗反吸方滿反頰五鬼反杞房美反宋七代反台羊

而反犂子由反四許器反儂如羊反一篇之中其為翻

語尚存十條自叔然而外因反切之法而為五聲分

配之法者封氏聞見記云魏時有李登撰聲類十卷凡

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魏江式

傳云呂忱弟靜故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徵

徵羽各為一篇故隋潘徽為泰王俊作韻纂五卷宮商

急流之流故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惟別體形至于尋

聲推韻良爲疑混未有李登聲類
呂靜韻集始別清濁
繞分宮羽然則五音之分配實自二人始顏氏家訓謂
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部爲奇益
石分作四章分章猶後人分部也

集古反切合爲一書

反切雖始叔然叔然之書久亡說文本無反切今有之
者係後人取孫愐唐韻添入至廣韻乃宋人重修其反
切或用宋人語雜之玉篇顧野王著乃陳人陸氏釋文
反切皆取之唐以前人二家更在孫愐之前朱翱南唐
人所音或與孫愐異予欲取此數部之切音而益之以
集韻類篇禮部韻略并史記漢書三國志文選各注及
史炤通鑑釋文胡三省通鑑音注中反切皆附入之合

爲一書而稍爲商榷其異同若叔然乃反切之祖所音如有見于羣書者則必采納奉爲宗主若得成編亦大佳惜未暇也

高岡元黃

毛詩陟彼高岡我馬元黃高岡同見母元黃同匣母彼時不但無神珙之見溪羣疑亦并無周禹沈約之平上去入而相合如此且其上章崔嵬虺隤皆疊韻則唐詩以二者作對有自來矣然而不可泥也

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

古音之變也久矣楚辭文選其音與詩三百已自不同

周禹沈約陸法言孫愐之韻書出去古益遠吳才老始有志復古誤爲韻補一編楊用修增益之爲轉注古音然二家者于古音本無所解徒雜采羣書之韻見異于今者卽以爲古是治絲而棼之也迨至連江陳季立有悟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倡論謂古無叶音于是古音始有端緒而亭林顧氏復大暘其說作音學五書分古音爲十部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顧氏其誰與歸叶韻者六朝人謂之協句小顏注漢書謂之合韻一也其言無病也病在不以叶音爲本音而以爲詩中自有叶音耳自有亭林之論始知音無

不叶叶必本音又作唐韻正如風空歸侵弓空歸登之類皆據古音以正唐韻之誤然當唐韻盛行之時賴才老講明而世始知有古音遞相推衍至顧氏而始無遺憾是攷古之功實自才老始亭林又于五書外作韻補

正以正才老之誤而古音粲然復明

鶴壽案顧氏所分古音十部未能的

當戴東原跋其音論後曰隋陸濬言唐孫恂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于宋陳彭年所刊益廣韻耳方開皇初濬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止或存濬言獨自屏居定爲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爲之箋注其後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天寶十載孫恂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濬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誤韻英仍舊爲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載天寶時有陳廷堅誤韻英十卷然則注

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殆廷堅之爲與所謂乃爲
五卷殆仍濼言卷帙與宋景德四年崇文院上表定切
韻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家壘
修廣韻濼言韻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愐自攸侈
列其前後引據入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
三言晁公武誤以爲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韻例
曰先帝時令陳彭年邱雍因濼言韻就爲刊益蓋二百
六韻實濼言區分舊目故廣韻卷首猶題陸濼言誤本
濼言韻既經郭知元開亮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
至宋合集共勒成一部是以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
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愐亦九人中之第一耳竇元集韻
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
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邱雍重
定切韻龍圖待制戚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于是略
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例未
改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
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卽以
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
略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韻略前此不宜爾也吳才老
韻補上聲五十二韻五十三韻五十四韻猶舊次去聲

亦同集韻蓋由習于景祐通用例合儼于剡忝合范于
疎檻合礪于鑿插合梵于陷鑑遂迷失乎舊顧君嚴辨
廣韻禮部韻略之異同于廣韻上去聲末六韻弗省于
禮部韻略合廢于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
例異者八處不知并是十有三處犁然可攷而唐宋用
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于其間以上音論中所失攷暨
攷之而疎者足以滋惑于故書其詳補正之至如三百
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
魂痕用魂痕韻字與真諄臻殷文通而必不通元唐人
用韻乃濶而通之顧君泥于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攷
字一語不復攷致且于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
從真諄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
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臆說所非者裴務齊鄭
漁仲諸人之繆論而于古之所謂轉注叔仲所傳者概
未之有

聞焉

讀書偶得以佐顧氏

顧亭林唐韻正予讀書偶得以佐顧氏一東雄字注羽

弓切古音羽陵反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
嘗名亞春陵馮字注房戎切古音憑水經注皇舅寺是
太師昌黎憑晉國所造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
也封昌黎王知魏人讀馮爲皮冰反音憑然魏志陶謙
傳注引吳書張昭爲謙哀詞以東崇薨窮崩憑穹爲韻
知吳人以薨崩與憑皆入東韻矣十四皆注云古與五
支之半及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三佳通爲一韻昭
十二年左傳晉侯齊侯宴中行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
如坻陸德明釋文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爲
澹澹齊地水名荀吳非齊人不應遠舉澹水古韻緩作

淮無勞改也疏云淮泗瀆之淮也劉炫以爲淮坻非韻
淮當作灘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爲韻不甚要切故詩云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爲絺爲
綌服之無斃儀河斃綌尚得爲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
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灘水二仙注云古與十七
真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文二十一殷二十二元二十三
魂二十四痕二十五寒二十六桓二十七刪二十八山
一先通爲一韻檀弓鄭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
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九麻沙字注詩
鳧鷖見空字下空字注古音魚河反鳧鷖二章鳧鷖在

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
來爲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左傳作盟于瑣瑣卽
沙也十二庚注云古行切古音古郎反新唐書藝文志
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爲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
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

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亾二卷

孟浩
然集

有士元
敘一篇

行字注戶庚切古音杭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

藏生字注所庚切當作所爭爾松釋天春爲發生夏爲
長贏十三耕萌字注莫耕切古音芒詩推度卅月三日
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然穴鼻時萌時萌一作始萌宋

均注云穴缺也兔缺鼻也十五青苓字注郎丁切古音力珍反丁度集韻苓字十八諄內本有戾因切艸名入聲四覺角字注古音祿易大畜童牛之牯牯古毒反劉氏云牯之言角也廣韻角用里先生以角爲用別爲一字讀若祿而以角爲讀若覺失之

蛾術編卷三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字二十

段玉裁論古音

段玉裁言顧亭林論古音其功甚大而分爲十部尚未精江慎修分十三部以補亭林所未及玉裁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輔江說江精于顧段又精于江也卽如毛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怨當讀威齊桓公可作威公故怨與上蒐死萋叶若德則不可叶蓋五支與六脂七之不

可通杜律詩皆不通五支字可與九麻通與脂之則不

通合顧氏江氏段氏三家古音盡于此矣鶴壽案戴東原先生聲類

致首載卷段若唐書所論古韻部分甚詳吳沖之六書音均表序其大略云今官韻依劉淵之一百十七部而顧氏江氏及是書依陸澹言二百六部之舊者由今韻以推古韻也如支脂之分爲三尤與庚元與魂痕各爲二皆與三百篇合也顧氏十部江氏十三部而是書爲十七部者詩三百篇確有是部數顧氏江氏分析未備其平入分配多未審是書上溯三百篇下沿廣韻廣韻分爲數韻而三百篇合一韻者則爲一韻三百篇在此部而廣韻入于他部此爲古今音轉移不同是書第一表及第四表古本音之義也一韻而廣韻析爲數韻者音之變也冬鍾之侈而爲東支脂之侈而爲佳皆咍耕清之斂而爲青真之斂而爲先十七部皆有是也第二表所以作者今韻于同一諧聲之偏旁而互見諸部古音則同此諧聲卽爲同部故古音可審形而定也以古之本音正後人合韻協音之非而仍言合韻者古與今異部是爲古本音如邱謀尤古在之咍部而今在尤

幽部曹菽茅滔古在九幽部而今在蕭宵肴豪部是也
古與古異部而合用之是爲古合韻如母字古在之咍
部詩凡十七見而蠟煉協兩興字古在蒸登部詩凡五
見而大明協林心是也知其分而後知其合知其合而
後愈知其分凡三百篇及三代秦漢之音研求其合又
因所合之多寡遠近及異平同入之處而得其次第此
十七部先後所由定而第三表第四表古合韻之義也
今案顧氏分藥與鐸江氏改虞從疾俱未盡善段氏起
而正之若其分別支脂之三部謂古音
不相通斯爲卓識宜其見稱于東原矣

駙虞權輿

詩駙虞于嗟乎駙虞此三字二字句乎與虞叶本屬一
韻固不必以上章虞字讀音牙下章虞字讀音五紅反
與葭𦉳蓬縱叶如集傳云云也史記甌窶滿篝汚邪滿
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上八字應是二字句下八字應

是四字句窠字音樓與篝叶邪車與家叶何必以篝叶斤敷反家叶攻乎反改作六魚韻乎顧亭林詩本音謂首章以葭貳虞爲韻二章以蓬縱爲韻而虞字則合前章權輿之篇首章以渠餘輿爲韻二章以簋飽爲韻而輿字則合前章正與此詩一律此古人後章韻前章之法秦風權輿二章注云說見駙虞不知權輿乃三字四字句乎自與輿爲韻不必合上章亦與駙虞同也顧于末注云舊作二章章五句今詳於我乎文義未終難以絕句當作二章章三句但於我乎文義未終而于嗟乎則文義已終儘可成句

鶴壽案駙虞兩章以葭貳虞爲韻而乎與虞非韻權輿兩章

以渠餘與與爲韻而乎與與非韻先生見乎字同在一部中而遂謂與某某字爲韻則如晉語云休儒扶盧四字同在一部中豈字字皆韻乎錢竹汀謂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周南于嗟麟兮與麟之趾麟字爲韻召南騶虞秦風權輿之外邶風有淵濟盈有鷺雉鳴盈與鳴韻瀾與鷺亦韻也邶風期我手桑中要我十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與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又謂古人用韻之密史記甌窶滿篝污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篝韻污邪與車韻穀與熟韻穰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護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旦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今案錢氏之說未可信淳于髡滑稽或弄此巧其餘不過其字偶在同部中耳若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咨與咨亦韻豈溱洧云士曰既且且往觀手且與且亦韻乎

三台當作三能

古三能星皆作能星形似能故也無作台者台乃音怡
伏生尚書舜讓于德弗台史記作不憚是也釋詁云我
也尚書祇台德先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夏罪其如台今
王其如台是也廣韻十六哈台字注三台星非古音周
禮大宗伯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鄭注司中司命文昌第
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疏云或曰中能者據武陵
太守星傳而言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爲大尉中台
司中爲司徒下台司祿爲司空也史記天官書魁下六
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周易宜建侯而
不安鄭讀而曰能能音如耐

調同非韻

車攻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攸與柴
爲韻調同二句無韻離騷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
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韓非子君操
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此皆誤以詩調同
爲韻而協之者小雅谷風第三章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怨與上文蒐字死字萎字皆非韻顧炎武詩本音云末
二句無韻未詳予深服其能闕疑或乃強作解事謂德
怨可韻謬矣且周頌清廟及維天之命全篇無韻則知
古詩固有無韻者朱子謂一唱三歎以歎作和聲理當

然也鶴壽案江慎修謂調同非韻離騷七諫爲古人相效之誤其說非是段茂堂曰調字本音在第三部
讀如稠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東方朔七諫皆讀如
重此古合韻也潘岳藉田賦以茅韻農來哲勸農賦以
曾韻農韓詩橫由其晦毛詩作橫從毛詩犴聲之猥漢
書作農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汝
南劉陽六韻見腫韻亦見有韻此
皆第三部第九部關通之義也

夢萌等字古音

說文艸部夢字注从艸夢聲讀若萌案惠棟曰鄭康成
云齊人謂萌爲蒙此云夢讀若萌是古萌蒙音同顧絳
唐韻正于一東夢字云古音莫騰反引詩雞鳴三章斯
千六章正月四章五章揚雄甘泉賦爲證云當改入登
韻于十三耕萌字云古音芒引韓非子八姦篇陸賈新

語道基篇揚雄幽州牧箴詩緯推度災琴操文王鳳皇
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漢地理志賈誼新書白虎通并
引禮記月令等篇句芒卽勾萌爲證云當改入唐韻若
依康成齊人讀則萌字當入一東許氏果亦讀萌爲蒙
而夢字之讀如之則唐韻以夢入一東不誤矣但許汝
南人非齊地且齊讀非可通于天下許豈以此爲正音
惠說非也顧氏之證甚多當以顧爲正抑更有說焉言
古音必以毛詩爲主毛詩夢字的係登韻而萌字以明
得聲明古音芒則萌音如之顧氏之所以可從者以其
據毛詩東冬鍾江爲一部陽唐爲一部庚耕清青爲一

部蒸登爲一部與毛詩皆合也然則夢字从夢得聲自當讀莫騰反許讀若萌者漢末古音已變陽唐與蒸登通許用漢讀不計古音也且云讀若亦略相近而已不甚切與齊人讀有何干涉苗字注貝母也从艸明省聲武庚切案載馳言采其蟲毛傳蝨貝母也蚩部蝨齧人飛蟲以音同假借蝨音芒無疑矣可借爲苗字則苗音芒亦無疑矣苗从明省聲而音芒則萌从明聲其音芒亦確可信乃知顧絳之不誤而許以夢讀若萌鄭以齊讀萌爲蒙不過偶从俗讀非古音更可見

吳下方言合于古音

今吳下方言呼庚更杭羹爲古郎反阮坑爲苦岡反自
爲武郎反橫爲黃又爲古曠反彭爲旁撐爲且郎反鎗
槍爲七羊反兄爲況行爲杭皆合古音然惟俗語則然
若施之誦讀仍依唐韻十二唐等音他方人舉其土音
爲戲則深耻之又如膨脝之膨螿之螿輔弓之榜菜
名之莠古雖無此字然其得聲皆取彭莠則廣韻亦誤
而吳音正合十三耕之洪古亦無此字然其得聲亦以
兵今吳人既呼爲必良反而于兵仍從唐韻之音則不

可解也

鶴壽案方言之音隨處而變黃州呼醉爲沮呼
吟爲根秦聲謂蟲爲徑江西呼兩爲葦浙東言

語黃王不辨桐城人讀圖如頭對如帝娶源人讀命如
慢性如散秦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蓮如彭廣東人讀

四如細七如祭九如荀吳中方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
巨緯如喻遠如瞿虧如去平聲倚如于據切小兒毀齒
之毀如許蘇州葑門之葑如富閒有與古音合者卽如
葑野之葑所臻切吳下讀書者皆讀息鄰切而土音尚
誤不

熊罷能等字古音

能古音奴來奴代二反熊古音羽陵反罷古音彼未反
奴來反者三能星三足鼈及才能之能同一音奴代反
者卽耐也堪也熊與雄同音當入蒸登韻其從能乃意
耳非聲也罷字從罷又從熊罷其聲熊其意不可從兩
能故省文罷古音婆

裘應作渠之反

或謂裘亭林改爲渠之反當仍爲巨鳩反終南何有有
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有梅
止連用三韻故聞二句而用哉字叶愚謂是則然矣但
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句自爲一韻上下文皆不可叶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與上文四聲
均合爲一韻若裘讀巨鳩反則無韻矣凡亭林之說皆
合者多不合者僅十百之一不可駁也鶴壽案襄四年
左傳國人誦曰
藏之狐裘張我于狐貽裘與貽爲韻是讀渠之反也禮
記學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列子
以此爲古詩裘與箕爲
韻是亦讀渠之切也。

繆

孟子于秦穆公魯穆公多作繆說文云臬之十絜也一

曰綢繆从糸琴聲武彪切

鶴壽案繆以琴得聲則武彪切其正音也禮記大傳一物

純繆讀眉救切漢司馬相如傳繆繞王綏讀朗烏切亦皆以琴得聲至古穆字通作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尚書金縢太公召公穆卜史記魯世家作繆卜隱三年左傳葬宋穆公公羊傳作宋繆公此皆讀莫六切

止字似可從唐人作去鳩切

止字說文去鳩切顧亭林謂當爲去其反非也案鄭注嫌名若止與區蓋古區字亦去鳩切也釋文止與區竝去求反是矣易渙有止匪夷所思此文無韻詩載馳三章茵行狂爲韻止懷之非韻氓首章至于頓止句亦非韻巷伯七章揚園之道猗于畝止道止爲韻不與下子

詩子之爲韻也僖十五年史蘇占工當與下孤狐等相

通不爲韻姬旗等字九工左傳或作九區

紀壽案工周人讀如欺漢

人讀去鳩切區則周人漢人皆讀如工故鄭謂嫌名若正與區也後人讀區爲豈俱切韓昌黎集作工與區由不知古音而改爲莖耳易渙六四工與思爲韻詩氓工與董絲洪期爲韻巷伯工與詩之爲韻信十五年左傳晉嫁伯姬筮辭工與姬旂爲韻楚詞哀郢工與時之爲韻戰國策齊諺工與箕頭能爲韻先生但知區之古音而未知工之古音故反疑渙有工等爲非韻也夫陟彼河正在第一句固非韻矣至于頓工在第六句而亦以爲非韻邪

命讀爲慢

大學命也鄭康成讀爲慢程子云當作怠鄭是而程非判若白黑命从口从令令古音平讀若連反音讀若練

詩東方未明倒之顛之自公令之盧令盧令令其人美
且仁車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十
月之交華華震電不安不令是也所以爲聲近慢而與
急無涉

不字音

不字有數音不知孰爲正音攷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
來也从一天也俯九切是正音矣廣韻平聲十八尤不
弗也甫鳩切又甫九甫救二切上聲四十四有亦收此
字亦注弗也而特引說文知上聲爲正矣其下亦注又
甫鳩甫救二切而去聲宥候幼內皆不收此字疑甫救

一切誤添實則甫九爲正甫鳩爲別二音已足也廣韻
又于八聲八物內收此字注云與弗同此乃別音因不
義同弗遂亦呼弗耳左傳注疏釋文魯惠公名不呈正
義作弗皇又讀敷詩萼不韡韡羅敷行安可共載不是
又一別音音之轉也至廣韻二沃竝無此字禮韻亦不
收突出于黃公紹韻會方氏小補因之遂讀若卜而且
以爲古讀夫此音起宋元以下豈古讀乎韻府于二沃
襍下收此字云否辭而五物反不收小補引孫氏示兒
編云世俗語言文字所急惟不字極關利害韻書府鳩
方九二切施之詩賦押韻無不可者至市井相與言道

途相與語官吏指揮民庶將帥號令士卒主人役使僕
妾鄉校教訓兒童非以通骨切呼之斷莫能喻至臨文
用此字欲便誦讀而以府鳩方九呼之可乎陳正敏遜
齋閑覽云不字人皆以通骨切呼之徧檢諸韻皆無此
音竊謂舉世同辭必有所自通骨一切殆不可廢愚謂
孫陳二說良可解頤但音之變如天地如牛馬東西之
西上下之下皆變而大異于古不音之變又何怪乎不
讀卜北宋以前無此音今日語言自當從俗韻書則不
應收

佛

佛字經凡四見詩敬之佛時仔肩毛云大也鄭云輔也
禮記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云戾也
學記其求之也佛鄭云失也論語佛肸召則人名也陸
德明于詩音云毛符弗反大也鄭音弼輔也于禮記亦
音扶弗反而云戾也竊謂輔之與戾猶治之與亂而失
與戾相因則禮記兩處皆宜音弼其訓爲大者自是別
解扶弗反乃毛讀非鄭讀也後世乃以爲西域胡神之
名而亦呼爲扶弗反其卽毛義乎鶴壽案說文人部佛
字注見不審也从人
弗聲藪勿切此作彷彿解揚雄甘泉賦仿佛其若夢字
正作佛大部弗字注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達法弼房
密切然則佛時仔肩之佛毛訓爲大卽說文之弗也若
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傅毅以佛對亦

但以為天竺國之神耳未嘗訓釋其
義今欲牽引毛傳以釋之似可不必

三十六字母

張守節謂孫炎始作反切反切即與字母相為表裏而
孫炎不言字母至六朝僧神珙始作三十字母珙有反
紐圖在唐憲宗元和以後呂新吾則云唐初僧舍利作
三十字母後有僧守溫者時人呼溫首坐益以六字于
是始為三十六字母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
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照穿狀審禪曉匣影
喻來日也後人好言字母似作字書者必先有字母然
後能造字將倉頡四目靈光觀鳥獸蹄迹之迹以為字

者翻覺大拙作韻書者必以是爲宗主視沈約輩如土
苴有契丹僧行均當遼聖宗統和十五年丁酉當宋太
宗至道三年誤龍龕手鑑四卷共收二萬三千餘字每
一音爲一部一部中分平上去入始全部終雜部蓋以
字母之先後爲先後憫忠寺沙門智光序後附五音圖
式一卷今佚朱竹垞言蒲傳正帥浙鹵首刊是書而鄭
樵六書略以爲聲經音緯韻學始備金章宗明昌丙辰
有韓孝彥字允中改玉篇歸于五音遂三十六母中取
字太和戊辰次男道昭字伯暉觀五音之篇部目尚繁
今將四品隨口并入于溪雝轟依佳總歸于照麤隨鹿

走義從羊行背篇隱注觀偏傷散在諸門十五單身觀
頭尾布于衆部添減筆俗傳之字少約二千續搜真玉
鏡之集多送一萬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甲子兩
數改并作四百四十四部仍依五音舊時畫段分爲一
十五卷取敘目爲初見祖金部爲首至日母自部方終
比五音舊本增加字數一萬二千三百五十餘言目曰
五音增改并類聚四聲篇韓道昭之部分又與行均不
同邪師外道自有門庭吾不知之矣鶴壽案神珙唐僧
非六朝僧也亦非
作三十六字母者也李肩吾謂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
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蓋失攷耳觀神珙四聲
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
不調則宮商離次昔有梁朝沈約初立紐字之圖唐有

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誤元和韻譜據此則
元和時尚未有字母也錢竹汀曰三十六字母出于僧
守溫唐末沙門也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言字母詳矣
初不言出于梵學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
不知七音乃始尊其學爲天竺之傳今攷華嚴經四十
二字母與三十六字母多寡迥異四十六母梵音也三
十六母華音也華音疑非數奉諸母華嚴皆無之而華
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
譜出于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爲沙門所傳且襲彼字母
之名夾深好奇而無識遂誤認爲得自西域後人隨聲
附和并爲一談大可怪也言字母者謂牙舌唇之音必
四齒音必五不知聲音有出送收三等出聲一而已送
聲有清濁之歧收聲有內外之歧試卽牙舌唇之音引
而伸之曰基欺奇疑伊可也基欺奇希奚亦可也東通
同農陞可也幫滂勃范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爲四也卽
齒音斂而縮之曰昭超潮饒可也將鏘戕詳亦可也未
見其必爲五也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曉母
之字引長之稍濁則爲匣母匣母三四等字輕讀之亦
有似喻母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柅隄
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

皆疊韻兼雙聲也。今則以意於鳴屬影母，嘻虛呼屬曉母，乎屬匣母。又如於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以於屬影母。此後來愈推愈密，而古書轉多難通矣。古人因雙聲疊韻而製翻切，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別。今于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爲例，而尊之爲母，此名不正而言不順也。故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爲反語。孫叔然其先覺者矣。叔然鄭康成之徒，漢魏儒家從未有讀系門書者，而謂聲音出于楚學，豈其然乎。

蛾術編卷三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字二十一

韻書功過大小

聲成文謂之音今人所謂韻卽古人所謂音自皇古以來歌謠諺語無不有韻詩三百合十五國千餘年之作音未嘗不同自周末諸子百家競起下更秦漢魏晉音且屢變未有韻書天古讀若汀今則他前切矣地古讀若墮今則徒四切矣沈約輩不能遠追古初僅就魏晉

以下之音定爲一書古音從此遂亾此其過也然音之
屢變時實爲之地隔百里語音輒異豈有世歷千年而
音不變者約生長江左若必進復古音棘于口而熒于
聽惡乎可故合古俗之音而定爲韻此其不得已之苦
心也且自韻書出而音有定準至今千百年不大變非
韻書之功耶假無韻書音之變且泛濫而莫知紀極矣
惟其有韻書以爲定準故燕粵同遵朝野共守方言里
語不敢闌入文字如不字之變而爲卜舉世通行而廣
韻禮韻皆不收直至韻會韻府始收入叶然此等不過
千百之一二耳但自有韻書而古音日微此則古韻不

可不急講也。抑齊梁至今千百年，唐以前韻書無一存者。卽宋韻書雖僅存人亦莫之攷，僅守黃氏陰氏指爲沈約韻。此又今韻不可不急講也。顧氏亭林始極意古音，然專論古音未適于用于斯時也。正當參酌古今定一書如邵氏古今韻略書名甚合其著書之意，亦甚佳。

惜乎猶未盡善也。

鶴壽案韻書之作不始于沈約，文心雕龍云：昔魏武論賦，煉于積韻而善。

于資代晉律稱志。

云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今二書雖一誤于梁，一誤于唐，要及魏武杜夔

之事俱有韻字，則知此學之興蓋在漢建安中。但古人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四聲通爲一音，故帝舜歌以

熙韻起而三百篇通用平上去及通用去入者甚多。各如其本音讀之，自成歌樂韻書起于李登以靜諧人階

經籍志云：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十卷，韻集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潘徽謂二書始判清濁，幾分宮

世楷堂

羽其時尚未有四聲之說南齊陸厥傳云永明末或爲
文章吳興沈約陳郡鮑照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穀汝
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
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梁沈約傳亦
云談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衆千載而不寤而獨得宵
陰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嘗問周捨
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封演
聞見記又云周彥倫好爲體語因此切字字皆有紐紐
有平上去入之異沈約文辭精拔威解音律遂談四聲
譜時王融劉綰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
相祖述而聲韻之道盛行顧亭林曰江左之文自梁天
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
通是知四聲之論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陳之間也開百
詩曰韻興于漢建安及齊梁開韻之變凡有二前此止
論五音以後方有四聲不然有韻而卽有四聲自梁天
監上溯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尚捨何謂四
聲哉今案先生推許沈約爲有功韻學固不待言至謂
古音不可不急講則有顧氏江氏段氏之書在謂今韻
不可不急講則有廣韻集韻禮韻
在安所用參酌古今別定一書乎

韻書古本已亡

梁沈約撰四聲一卷著錄于隋經籍志久亡同年紀總
憲昫有輯本歸田後徧訪未得陸慈切韻五卷孫愐唐
韻五卷著錄于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陸慈疑
卽法言蓋以字行者皆亡今存者廣韻集韻禮韻予所
見廣韻有顧炎武張士俊曹寅刻集韻有曹寅刻禮韻
有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係宋版有郭守正重加參

校歐陽德隆禮部韻略押韻釋疑係曹寅刻

鶴壽業詩
經籍志白

沈約四聲之外有聲韻四十一卷周研撰聲類李登撰
韻集呂靜撰四聲韻林二十卷張涼撰韻集八卷

宏撰羣玉典韻五卷文章音韻二卷五音韻五卷王該
撰韻略一卷楊休之撰修韻音韻決疑十四卷音譜四

卷李榮誤纂韻鈔十卷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誤四聲韻略十三卷夏夙詠誤韻英三卷釋靜洪誤唐書經籍志自陸慈切韻之外有四聲部三十卷張諒誤韻篇十二卷趙氏誤新唐書藝文志自孫愜唐韻之外有符鈞韻音二十卷武元之韻銓十五卷元宗韻英五卷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李舟切韻十卷僧欽智辨體補修加字切韻五卷

廣韻

廣韻宋本予從友人程際盛借得僅校孫愜紕一過旋即還之蓋宋版之下劣者不甚可據程君入京宋本不復可見康熙六年丁未刻前有正字姓名上谷陳上年祺公吳郡顧炎武寧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弼力臣末云悉依元本不敢添改一字吳中張士俊額三刻

者在康熙四十二年甲申滿洲曹寅子清刻于揚州者
在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今以三本讐校三本同者不出
惟舉其異者首有宋重修兩次敕次姓名次郭知元拾
遺緒正自述一篇顧刻竝無郭知元述兼法言訥言述
之文獻通攷謂有法言納言恂三敘顧刻有陳上年敘
并顧後敘皆云然陳州司法孫恂唐韻敘司法宋本及
顧刻作司馬上行下效宋本及顧刻效作放其有異聞
奇怪奇宋本設其汝陽侯榮榮宋本及顧刻作陽四聲
尋譯譯宋本及顧刻作繹其實宋本未必盡是敘後有
論一段顧刻無

鶴壽案宋祥符廣韻卷首題陸藻言誤
本長孫訥言箋注郭知元拾遺緒正更

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岫王仁煦祝尚邱棟恂嚴實文
裴務齊陳道固增加字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
纂略備載卷中勒成一部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
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封蒞聞見記云隋陸灤
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誤爲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
五十八字以爲爲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
屬文之士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
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後
有孫愐之徒更以字書中閒字釀于切韻殊不知爲文
之匪要是陸之略也戴東原曰廣韻字數比灤言切韻
增多一萬四千三十六字其二百六韻蓋灤言之舊而
獨用同用之注則唐初許敬宗所詳議以其韻窄奏合
而用之者也宋景德中就灤言韻刊益
至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

邴有二音疑廣韻爲宋人所刪

今本廣韻邴渠脂切在六脂馨字內而五支無之注云
盛也又縣名又姓凡三訓今韻邴在五支岐字內目支

切注云大也又舒遲免又盛也而六脂無之紫詩采蘇
被之祁祁傳云祁祁舒遲也箋云其威儀祁祁然而安
舒釋文云祁巨私反幽七月采蘇祁祁傳云祁祁衆多
也釋文云祁巨之反一音上之反然則祁本有二音舒
遲則巨私反應在五支衆多則巨之反應在六脂唐韻
必兼收之今韻必係宋人刪去廣韻六脂中之祁并入
五支耳鶴壽案古音六脂與五支不通而與八微則相通詩被之祁祁采蘇祁祁皆與歸字爲韻歸字在八微若祁字在五支則不得通矣妄擬唐韻五支亦收祁字非是

顏元孫所分與廣韻異

顏元孫干祿字書于麻下列覃談次陽唐次庚青次耕

次尤侯幽次侵鹽添次蒸登次咸銜嚴凡似故欲使此數韻隔越不屬者不無深意蓋觀此則可知鹽添之不可通嚴凡而蒸登與庚耕清青了不相涉也青本獨用今庚下次青青下次耕似耕不可與庚同用亦與廣韻異至于韻內字先後不拘如一東內先聰次功蒙叢次筒次童僮衷次馮次雄次蟲沖种躬躬而廣韻則先童僮次筒次衷次蟲沖种躬躬次雄次功蒙叢次聰是也幾韻本自同用者先後亦不拘如先以五支之支卮次以六脂之篩次以五支之篋虧規兒漸差窺羸篋麾撝隋隨羈祗祗卑禕次以七之之辭辭辭茲次以六

脂之者夔聶鷓鴣次以七之之暨醫次以六脂之私鞋
次以七之之淄次以六脂之尼次以七之之崑登狸狸
次以六脂之夷龜次以五支之哀次以七之之基恭次
以五支之不平次以七之之絲疑貽詒次以六脂之齋
是也鶴壽案夏竦古文四聲韻其次弟與千祿字書同
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四十三圖以覃談咸銜鹽添
嚴凡列陽唐之前蒸登列侵之後與千祿字書微異徐
鍇說文策韻譜上平聲痕部并入魂部下平聲一先二
仙後別出三宜夏竦古文四聲韻亦有宜部

廿三先廿四仙

吳彩鸞書切韻廿三先廿四仙見雲煙過眼錄鶴壽案
周密所

載迥異據魏了翁敘吳彩鸞唐韻云其部敘于二十八
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又云今韻

降卑說于侵後降蒸登于青後升藥鐸于陌麥昔之前
置職德于錫緝之間是彩鸞本亦同類本次第也又彩
鸞韻別出移鸞二字爲一部注云陸與徐同今別夏竦
古文四聲韻亦有此部彩鸞于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
滿口聲自此至
三十四之皆然

應姓平仄皆可用

應姓應字平仄皆可用左傳國語應爲武王之子所封
陸德明宋庠皆無音黃公紹韻會于蒸部應字注云人
姓陰時夫韻府于徑部應字亦注云人姓猶枚乘乘字
李太白作平聲讀律詩云八月枚乘筆杜子美作仄聲
讀律詩云枚乘文章古是也

文殷吻隱問炊

朱彝尊廣韻敘云廣韻源于陸灋言切韻長孫納言爲之箋注者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二百六部未之紊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并爲一百七韻于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吻合歛于問盡垂唐人之官韻叢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一仍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略均其字數盡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士俊有憂之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鈔本證以藏書家所傳鈔務合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潘耒敘云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唇舌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濁陰陽之殊其播爲音也

有宮商角徵羽之辨昔人精于審音條分縷析如冬鐘必分爲二支脂之必分爲三刪山先仙必分爲四豈好爲繁瑣哉亦本其自然之音使各得其所而已後世讀字失其本音不曉分韻之故遂舉而并省之使古音之相近而不相侵者雜然混而爲一失莫甚焉賴有此書而景初立韻之部分犁然具在蓋自陸灋言等數人斟酌古今南北勒成一書歷代增修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名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與九經同頒無敢出入宋末元初始加改并名爲并其所通用實則非通而并且闌入他韻者多矣今學詩者必宗唐

宋而用韻不從唐宋其可乎從此書所標之通用者韻固未嘗狹也而無譌濫之失不亦善乎先師顧亭林深明音學憫學者泥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久而覺其不完作後敘以志遺憾今印

本并後敘逸去

近歲來始見宋鈔本于崑山徐相國家借錄以

歸張子士俊得舊刻于毛氏而缺其一帙余乃畀以寫本精加校讎梓之行世愚謂朱潘之敘皆詳雅然其言則有不可解者朱言諸家各有增加部分無改劉淵始合殷于文合隱于叻合焮于問今張刻既悉仍景德祥符之舊而上乎聲文第二十欣第十一文下注云欣同

用上聲吻第十八隱第十九吻下注云隱同用惟去聲
問第二十三焮第二十四皆注獨用爲異曹刻同然顧
刻則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獨用其上聲目錄十八吻
十九隱吻注隱同用李因篤曰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各
自爲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此目錄乃云同
用誤其去聲二十三問二十四焮各注獨用然則廣韻
之文殷吻隱問焮不通甚明惟集韻平聲文第二十無
分切欣第十一許斤切文下注與欣通上聲吻第十八
武粉切隱第十九倚謹切吻下注與隱通而去聲問第
二十三文運切焮第二十四香斬切問下注與焮通遂

改其舊宋版毛晃增修五注禮部韻略歐陽德隆禮部
韻略押韻釋疑與集韻一概皆同予見宋版而未及詳
校然就今張曹諸刻正以顧刻廣韻係宋真宗景德四
年丁未刊正摹印大中祥符元年戊申特賜名大宋重
修廣韻而文欣叻隱之通安在復景德祥符舊規邵子
湘目錄明言文殷各獨用合爲一韻始自景祐集韻是
仁宗景祐四年修定張曹刻其不合于景德祥符顯然
子湘言文殷宋韻誤并此何待言特其誤不始自平水
若廣韻則注文獨用殷亦獨用殷即欣不以文害辭子湘言之鑿
鑿廣韻文所叻隱同用者迥非景德祥符之舊出後人

妄改也

鶴壽案張氏曹氏重刻廣韻可謂好古之士但失于檢點仍沿俗本未將文欣同用吻隱同用

改正為獨用耳先生襲朱潘二公之敘而駁之謂大不合乎景德祥符之舊但竹垞所謂務合乎景德祥符而

後已者嘉士俊所刻得全注本非如亭林所刻為既刑之本耳不在同用獨用也且文欣吻隱之同用直至仁

宗時從賈昌朝請始有之則真宗時必不有此亦何待言顧亭林音論曰唐時二十一聲雖云獨用而字少

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于真韻中閉一用之如杜甫

崔氏東山草堂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谷李潯州二

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

無通汲者合為一韻始于景祐去聲問嫩亦然惟上聲

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

隱則各自為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

平李于德因馬以爲目錄設再致唐人如李白寄韋六

孫逃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

導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戴東原曰顧氏之辨甚詳後

有吳下集刻宋本廣韻文下注欣同用吻下注隱同用

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

部韻略頌行後塗改之本也

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五卷男進士
居正校勘進于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歐陽德隆禮部韻
略押韻釋疑成于紹定三年庚寅郭守正參校攷訂則
在景定五年甲子予雖未得見景祐四年頒行禮部韻
略而毛氏歐陽氏書則見之部分無改依然集韻之舊
也且禮部韻略與集韻同出仁宗景祐四年所修邵氏
云當時雖有廣韻集韻二書而廣韻多奇字集韻苦浩
繁不甚通行惟禮韻端爲科舉設每出入一字必經兩
省看詳禮部頒下諸家皆仍禮韻而增損之此說甚確
禮韻改殷爲欣文欣吻隱同用與集韻不殊而廣韻安

得與之相同必係後人妄改或謂唐韻二十文獨用二
十一般獨用至宋景德祥符重修賜名大宋重修廣韻
以般爲太祖之父宣祖諱宏般改爲欣卽變稱與文同
用唐韻敬第四十三映在敬部以敬爲太祖之祖翼祖
諱政爲映則通用起于景德亦未可知齊壽案許經東
年語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
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王應麟玉海景祐中直
講賈昌朝請修成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
用之兩書皆不言所并何部今以廣韻集韻目錄參攷
乃知所請改者般與文同用隱與吻同用嫩與問同用
迄與物同用發與隊代同用嚴與鹽添同用凡與咸銜
同用儼與刻添同用范與賺檻同用醜與豔榛同用梵
與陷鑑同用業與葉帖同用乏與洽狎同用宋韻異於
唐韻蓋自此始後來平水韻持因其
同用之部而合之豈非有所改易

唐時殷雖注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每于真韻閒一用之如李白對雪餞任城六父惜別空殷勤杜甫崔氏東山艸堂飯煮青泥坊底芹贈王侍御稍稍息勞筋韋應物送劉評事一醉且歡欣獨孤及送義烏韋明府安辭簿領勤荅李滁州憶玉潭新居馬首敢辭勤顏真卿送耿諱拾遺臨水最殷勤陸龜蒙奉和寄懷南陽潤卿惟種南塘一畝芹殷韻中字雜入真韻者甚多而文則終不相通卽東坡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泮宮欲采魯侯芹亦與身春人民叶也沈歸愚杜律偶評乃以飯煮青泥坊底芹爲尊字之誤攷水經注泥水

歷曉柳城南魏置青泥軍于城內俗亦謂之青泥城長
安志青泥驛在縣郭下此地乃有萁菜乎厲鴉樊榭山
房續集二月十三日雨中書事全首用二十文韻而末
一韻用勤字

寒歡

凡字之爲部首者尤覺顯著故集韻以二十一殷改爲
欣退殷居第二鈕然其下仍出殷字二十五寒二十六
桓寒下注與桓通禮韻改桓爲歡避欽宗諱而其下遂
不出桓字竟刪去一韻毛晃歐陽德隆同

新添類隔

每卷下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數字

鶴音案類隔更音和切如它取

何切今託何切編方顯切今卑顯切是也

二僊

廣韻下平聲先第一仙第二而集韻及禮韻改二僊爲部首以仙爲第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五支

廣韻下平聲宵第四肴第五而集韻及禮韻改五支爲部首以肴爲第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鹽添咸銜嚴凡

廣韻下平聲鹽第二十四添第二十五鹽下注添同用

咸第二十六銜第二十七咸下注銜同用嚴第二十八
凡第二十九嚴下注凡同用而集韻鹽第二十四下改
沾爲部首第二十五以添爲第二字嚴第二十六咸第
二十七銜第二十八凡第二十九鹽下改注與沾嚴通
咸下改注與銜凡通禮韻仍廣韻之舊仍以添爲部首
而鹽下注與添嚴通咸下注與銜凡通則與集韻無異
毛晃歐陽德隆同夫一廣韻也本係鹽添一韻咸銜一
韻嚴凡一韻截分三韻而其次第亦以是爲準集韻何
所見而忽改三韻以爲二鹽沾嚴爲一韻咸銜凡爲一
韻沿流直至于今其次第亦大變深心好古之士所當

力矯其失而一以廣韻爲主

鶴壽案雅韻所以升嚴爲二十六者以便與鹽添同

用降咸爲二十七銜爲二十八者以便與凡同用豈有他哉

廣韻咸銜同用嚴凡同用試觀昌黎酬司門盧世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一篇雖係七言古風然因難見巧用咸銜至十五韻而無一韻雜入嚴凡可見唐人咸與銜同用不與凡同用而凡自與嚴同用界限甚分明也惟少陵魏將軍歌七言古詩連用咸銜四韻至第五韻則入帆以其韻將轉而變至李商隱隋宮詞七言絕句云乘興來游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用嚴凡韻雜咸銜一韻溫庭筠老君廟

七言律云紫氣氤氳捧半巖蓮峯仙掌共巉巖廟前晚
色臨寒水天外斜陽帶遠帆百二關山扶玉座五千文
字闕瑤絨自憐金骨無人識知有飛龜在石函用成銜
韻雜巖凡一韻蓋晚唐人用韻始稍雜鶴壽案若以古
音而論不但二
十六成二十七銜可與二十八巖二十九凡同用并與
二十二覃二十三諷亦可以同用昌黎望秋作偶然不
及巖凡耳少陵詩用成銜
韻而押帆字當有以也

朱竹垞戲效香奩體二十六韻用成銜韻而中雜以嵌
凡帆飄巖竝入巖凡蓋俗學蔽錮賢者不免但此詩專
以險仄之韻見長似不宜泛濫如此

迴拯等徑證嶠

廣韻上聲梗第三十八耿第三十九靜第四十梗下注
耿靜同用迴第四十一下注獨用拯第四十二等第四
十三拯下注等同用去聲映第四十三諍第四十四勁
第四十五映下注諍勁同用徑第四十六下注獨用澄
第四十七澄第四十八澄下注澄同用集韻禮韻自梗
以下映以下各韻除映敬屢改外餘皆與廣韻同而集
韻于拯下且注云蒸之上聲拯等既蒸之上聲則迴爲
青之上聲澄澄爲蒸之去聲徑爲青之去聲蒸登既不
通庚耕清青等則拯等澄澄安可與迴徑通乃黃公紹
遂合澄澄于徑陰時夫合拯等于迴矣

鶴壽案劉淵并
四十七澄四十

八燈千四十六徑既與禮部韻略乖違陰時夫復并四
十二拯四十三等于四十一迎不但燕拯登職四聲闕
其上去且聲類隔絕等韻之學于此分梗會二攝
而上自三百篇下迄宋淳祐前無有混而同之者

五十二儼

廣韻上聲炎第五十忝第五十一儼第五十二炎下注
忝儼同用集韻同而禮韻則改爲五十二广以儼爲第
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隊代廢

廣韻去聲隊第十八代第十九廢第二十隊下注代同
用廢下注獨用張曹刻同顧刻隊與代廢同用集韻與
禮韻同毛晃歐陽德隆並同當以顧刻爲是

鶴壽案各本隊下注

代同用顧刻隊下注代廢同用若以古音論之十八隊
與二十廢通不與十九代通而代自與七志通若依廣
韻原本則隊代
同用顧刻非是

蛾術編卷三十五終